

第十四回 薄倖郎見金先負義 癡心婦臨死尚思人

詩曰：

汴水隋堤柳線長，繁華勝地閱興亡。
鳥因舌巧多移樹，花為心多少定香。
洞外白猿常盜女，溝邊紅葉誤逢郎。
隔江日暮行人遠，蓼白蘋紅易感傷。

單表當年劫賊胡喜，自從謀殺主人，又用千金賄賂南宮吉，脫了死罪，逃在揚州，人都稱為胡員外。為人心高好勝，吝財重色，在這揚州鈔關上，專做鹽過引。新娶一個妓者馬玉嬌在他船上，日日香浮西廩，醉擁鮫綃，自誇他富豪無比。那一日沈子金和銀瓶到了揚州，把船緊幫在他大船邊。這子金從幼沒出外的後生，見了這繁華煙火，即時下船沽了一壇三白名酒，和些鮮魚螃蟹、葶薺風菱之類，使船家整了一席酒，和銀瓶行樂。

到了夜間，各船上燈火輝煌，笙歌齊奏。銀瓶見這光景，出到船頭，看見水天一色，綠柳垂堤，那畫橋上簫聲不斷。喜的個銀瓶忙把紫簫取來，和著沈子金唱曲相隨。無數的客人倚舟而聽。這胡員外和馬玉嬌彈唱了一會，怎比得銀瓶清楚——如鳳泣龍吟、游魚出水，聽了一會。沈子金吹笛，銀瓶琵琶相隨。到了三更，二人猜拳行令、抓打拿情，人就知道不是良家了。那船上馬玉嬌道：「這一套吹彈，不像揚州，一似京師的。但沒見這個人甚麼樣兒？」胡員外道：「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，問他個來歷。看他這光景，不像個良家，要是個表子，就見見何妨。」

過了一夜，胡員外寫個「通家侍教弟」帖子，著福童過船來，說：「俺員外聽得相公吹得好簫，著實仰慕，特要過來相訪。」沈子金初到江湖，要賣弄他的絲竹，聽見朋友，如何不喜，道：「快請過來相會。」那胡員外從大船上走過來，匾巾盛服，生得凹目黃鬚、鷹鼻蛙口，富態中帶須凶像。子金使銀瓶迴避，請在前艙相見。銀瓶忙著櫻桃送過一盞鬆仁泡茶來。員外接茶，先看見捧茶侍女，生得俊雅，打扮得內家腔調，就知主人是大方家了。胡員外問子金道：「老兄從何處來？」子金答道：「小弟自東京來。因舍親在鎮江，有字相招，昨日到此。這艙公講過，到這裡換船，明日還有一日。天幸遇兄，先蒙枉顧。」胡員外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因兄為人高雅有趣，天涯相會，也是有緣，還要扳教。」說畢去了。子金即時也就回了拜，見船上拿著兩三架天平兌銀子，才知是個鹽商。子金越發感他下交之意。

待不多時，那蘇州艙公替子金另賃了一隻大浪船，越發齊整。子金這裡先使櫻桃過去，把皮箱行李一一運過。那胡員外見子金移船，料銀瓶出來要從大船邊過去，把船艙半開，睜睛久等。見銀瓶從小船上過來，扶著跳板上那浪船，好不嫵娜：花有嬌香玉有情，淡描輕染自盈盈。

胡員外一看，才知道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」。「這不枉了是個美人！空自搽脂抹粉，亂唱胡彈，堆千積萬，只好替這人提鞋罷了。」回到艙中，尋思了一回：「我看這人來得古怪，就是巢窩裡也沒有這樣絕色，敢是在王侯中拐出來的，這也不可知。」即寫一請帖，是「翌日奉扳雅會」，過了船，投與子金；謝了，明日赴席。

子金恃著手藝，要在揚州子弟行中奪萃，又見朋友敬奉他，如何不喜。到了次日，穿在套新衣服，到鹽船上來赴席。胡員外早已筵開錦繡，褥列芙蓉，船上好不齊整。揚州繁華所在，何物不有，擺的響糖八仙、甘蔗獅鹿、果面杯盤。行了安席禮兒，胡員外見子金年少面嫩，漸漸逗他說道：「這腔調似不是這裡傳授。」子金誇道：「汴京王一娘是大內裡教習，小弟學了十年，還趕不上他的指撥。家房下是李師師府裡的傳授，記的大套數多些。」子金又吃了幾杯，心裡發癢，就討琵琶彈了一會。那胡員外贊之不絕，道：「小弟從不曾見此妙技，如老兄不棄，肯同一拜，即兄弟一樣，小弟出妻獻子，還替兄做得些事，不枉今日一會。」沈子金那知是局騙，道是鹽商，「結得這個朋友，也不枉我江南的事業」，就起身來道：「小弟極有此意，只不敢高扳。既蒙不棄，小弟執鞭隨鐙，亦所甘心。」即斟過一鍾酒來，放在胡員外面前，納頭便拜。問了年紀，胡員外三十八歲了，子金十九歲，理當為弟。受了一拜，即叫部上小郎二十多人，俱來與子金磕頭。子金感激，甚不過意。

胡員外又傳馬玉嬌來，叔嫂行禮。這玉嬌才二十一歲，打扮得豔妝花麗，從後艙出來。子金忙忙下禮，胡員外攙手扶起，兩人平拜了，即取椅子來，橫頭而坐。子金偷眸一看，好色邪，偏看著別人碗裡饅頭是大的，心裡想道：「銀瓶如今和良家一樣，不會奉承，怎麼比得此人一雙秋波斜視，定是風月高強。」又不好正看，只得彼此送情。

原來馬玉嬌故意要勾搭沈子金，好看他的老婆。胡員外叫玉嬌：「敬一杯酒，取琵琶來，領領沈賢弟的教。他東京是宮院裡傳授，著他點撥點撥。」這玉嬌滿滿奉了一大銀鼎杯酒，取了琵琶，唱一套：

【江兒水】則道是淡黃昏素影斜，原來燕參差簪掛在梅梢月。眼看見那人兒這搭兒游還歇，把紗燈半倚籠還揭，紅妝掩映前還怯。手撚玉梅低說，偏咱相逢，是這上元時節。

【前腔】止不過紅圍擁翠陣遮，偏這瘦梅梢把咱相攔拽。喜迴廊轉月陰相借，怕長廊轉燭光相射。怪檀郎轉眼偷相撇。

【六犯清音】他飛瓊伴侶，上元班輩，回廓月射幽暉。千金一刻，釵掛寒枝，咱拾翠。他含羞，盈盈笑語微。嬌波送，翠眉低，就中憐取則俺兩人知。少甚麼紗籠映月歌濃李，偏是他翠袖迎風糝落梅。恨的是花燈斷續，恨的是人影參差，恨不得香釵縮緊，恨不得玉漏敲遲。把墜釵與兩下為盟記，夢初回，笙歌影裡，人向月中歸。

唱畢，子金誇之不盡，因說道：「小弟既蒙不棄，先來取攏，容次日具一薄酌，請二位兄嫂到小舟一敘。也是天假良緣，使弟婦拜見。」胡員外費了這場心，原求這句話，忙道：「老弟客邊，廚下未必有人，到是弟攜一席過來領教。」子金笑道：「老兄看得小弟就不成人了！叫包席的安置停當奉候，只是褻尊些。」說畢，又吃了幾杯。子金有酒了，取過簫來，賣弄他本事，吹了一套《關山秋月》，真有穿雲裂石之聲。馬玉嬌也贊不絕口。胡員外使了個眼色，馬玉嬌已知其意，把腳輕輕一勾。子金瞧著胡員外回頭，燭影裡也就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馬玉嬌把一個三事汗巾兒，挽做同心結香囊，悄悄送與子金袖中。胡員外故意推辭，任憑他二人猜拳飲酒。

子金飲至三鼓才過船來，銀瓶還點燈相待，斟了茶給他吃了，誇：「這胡員外義氣，拜交兄弟，使他夫人出來相陪；原來也是個妙人兒。咱明日也備一席酒回他，少不得你出來，也回他個禮兒。」銀瓶道：「人生面不熟，怎好出去？」子金道：「他江南的風俗，比咱北方不同，多少做生意的，都是堂客掌櫃，大等子和人稱銀子，極大方的，那似我北方縮頭縮腦的，倒叫他們笑咱不老誠。」說畢，宿了一夜。乘著酒興，又在船艙裡——牀上牀下都是平地板，子金盡著滾上滾下。二人魚貫而寢。

只因得了馬玉嬌的汗巾，借著銀瓶發的興，在玉嬌身上才覺有味。到了天明，忙去叫了廚子，備了一桌齊整的席面，自己上大船來請胡員外夫婦。日色平西，胡員外意在夜飲，燈燭之下好玩弄銀瓶，因此傍晚過來，先使一個丫頭送一紅帖，上寫「忝盟妹胡門馬氏禱拜」，說道：「俺奶奶先過來拜了沈大娘，另來赴席。」這都是胡喜定下拋磚引玉的計。

待不多時，只見馬玉嬌從大船頭搭著跳板，走過沈子金小船上來。原是積年揚州瘦馬，又在門戶裡出身，胡員外使四百兩銀子包他一年，甚麼事不精乖？不消說衣妝人物，只這幾步走，顯那一點金蓮，就是柳下惠也要開懷。上穿著一件月白透地春羅，襯底是桃紅縐紗女襖，係一條素白秋羅湘裙，剛露那絳繡弓鞋，一點凌波。扶著跳板，做出那一種嬌態，輕輕過去。銀瓶迎進前艙，也換得鬆髻高頭、一身淡色衣服——不消二日，學成了揚州打扮。這玉嬌一看，真是世上無雙。彼此相讓，都平拜了。讓到後艙，櫻桃捧上茶來吃了，馬玉嬌問道：「姐姐貴庚多少？」銀瓶道：「妹今年十八歲了，七月十六日生。」問：「姐姐貴庚？」玉嬌道：「我今年二十一歲了，十二月初四日生，比姐姐癡長了三歲，那裡比得姐姐！」又問道：「為甚麼事上江南來，都一對小小年紀？沈子金就是個老江湖，吹彈絲竹，滿揚州也找不出個對來。」銀瓶老實，不曾出門的，那裡答應得為，東一句西一句，說是隨著子金看親；問道是甚麼親，又答不來；「就是從小兒定的親」；問道公婆幾時不在，又答不來。沈子金在外艙聽著，生怕決撒，連忙進來作揖，替銀瓶接話。

待不多時，只見胡員外換了一套新衣，把臉上肥皂洗得光明不過。就迎入前艙，彼此又平拜了酒禮。安座已畢，掛起那燒成羊角大紅蠟燭，照得浪船上紅紗亮榻一片硃紅。子金怕船在關口上，不好頑耍，忙叫艄公將浪船放出，西岸柳蔭之下係了纜。東方日出，子金才請馬玉嬌來入席。銀瓶隨後鋪氈，讓員外行禮。胡員外已是酥麻了半邊，那裡肯。只得二人平拜。已畢，俱安座入席，馬玉嬌在胡員外肩下挨坐，銀瓶和子金相挨。櫻桃斟酒，卻是四個小金蓮蓬鍾兒——李師師箱中之物。胡喜見了，就知來路不明。把燈燭下細看銀瓶，又比白日不同。

看官聽說：大凡世間尤物美人，俱是天上的花彩，生下來就如名花異卉，有一種寶光在上面綽約閃爍，忽然是紅，又忽然是白的。他如不笑時還好，只一笑之間，非紅非白，就如菩薩放光的一樣，實實的認不真他。所以唐明皇沉香亭一枝牡丹，變成五色，青黃紅紫，一時變化不定，謂之花妖，應在楊貴妃亡國身上。大凡尤物，不妖其身，定然妖人。這銀瓶才色絕代，那有平平過到一世的理。胡員外一見銀瓶，看了個飽，才知道世上的人不曾見女色，抖起他這垂鉤下餌神奸計，打虎拋羊絕戶心。有詩單說這美色不可輕見淫人，不但女色，就是古董佳畫，多有取禍之處：

物因奇怪皆成害，色有嬋娟易作妖。

不向人前爭巧豔，免教他日恨餘桃。

那時餘酒添換將畢，明月初上，照得滿船如水，揚州關上絲竹喧嘩。那銀瓶聽得，明知不在行，把口掩著微笑。子金道：「我等吹吹笛，和他們船上比比。」那銀瓶取出一隻西洋老血兇——是皇上賜李師師的物，滿滿斟上，送與胡員外，他卻取箏來安在小幾上彈起。真是雁喉長空，龍吟秋水，驚得那些船上人都不彈唱了。員外飲畢，斟了一杯回敬。子金卻取出一面鏤金螺甸琵琶來，那是名門之物，又叫銀瓶彈起。銀瓶因沒人合著，不去接。胡員外使個眼色，馬玉嬌知道了，早接過琵琶來，彈了一套清商，也是揚州有名的清彈。銀瓶又要奪勝，早接過來，叫：「櫻桃斟酒，勸大娘一杯。」彈了一套《漢宮秋》。

員外說起江湖事：「艄以不可輕信。你小小年紀一對夫妻，又有這些行李，該到店裡另寫大些的船。萬一這艄公不小心哄得你們睡了，撐到湖蕩裡，還不知是那裡……」說得沈子金害怕，胡員外道：「小弟有一隻浪船，正要到鎮江去，自家的艄公，叫他服事也便些。」到像骨肉關切的話。子金謝了又謝，許著明日移船。飲至三更，把船依舊回到關上泊了。如此你來我去，不止一日。

那日，胡員外進城和商人見鹽院，把那些小郎都跟去了。玉嬌兒將船艙取開了兩扇榻子，故意把手一招。子金積年子弟，勾搭熟了，逾窗而入，閉上艙門，忙把玉嬌摟定求歡。那玉嬌受了胡喜秘計，十分奉承，即說嫌胡員外粗魁：「一見你這樣知趣，不得和你同生同死。」說到熱處，兩人乾勾多時。果然玉嬌風月狂淫，水氣交湊，弄得子金快不可言：「就是銀瓶雖美，年少不知滋味，但得咱兩人長遠相交，我情願把銀瓶嫁了。」玉嬌道：「你若肯時，我管慢慢和胡員外說；你休改了口。」子金道：「我若假話，就吊在揚子江裡！」說畢話，仍舊過船來，把榻子閉了。銀瓶那得知道。

至晚胡員外回來，馬玉嬌如此說一遍，不勝之喜，另治了一席，請過沈子金來，道：「老弟，你我同盟生死的人，不該說假話。你這表子是那裡拐來的？那有良家女子，這樣一手絲弦？賢弟不知，這揚州官捕拿賊的公人極多，這兩日來我這船上打探的好不緊急。一把套住你到官，就完不得事。如今這金兵大亂，東京來的人不許收留，好不嚴謹。」說得沈子金沒有主意了，道：「隨哥怎麼樣，小弟敢不從命！」胡喜道：「你實說，這女子是那裡的？我替你安排。」那子金只得略露出幾分，說是東京娶來的表子，原不是良家。胡喜道：「既是表子，何妨明說，小弟這馬玉嬌，也不過是娶的門裡人。我們風月中的浪子，不過是興個新鮮，那個是三媒六證娶的老婆不成？」說到中間，叫馬玉嬌出來，和沈子金猜枚豁拳，故意頑成一塊。子金還不敢放膽的。飲到樂處，馬玉嬌要請過銀瓶來吃酒。請了二次，推說睡了。馬玉嬌道：「我該坐的？也去睡罷。」兩句話激得沈子金跑過艙去，也不管他殘妝半卸，一把扯住往大船上來。銀瓶掙著不肯，險不弔下水去。

這裡重整杯盤，說破是表子了，行了一個令，大家講就：誰輸了，把表子送到誰懷裡。胡喜故意先輸了，馬玉嬌斟上滿滿一杯酒，倒在子金懷裡，一遞一口吃了。第二擲沈子金輸了，該銀瓶送酒，他卻不肯去近前，只遠遠送了一杯，又回來坐在子金身邊。馬玉嬌惱了，道：「沈叔叔全沒男子氣！難道人家的表子奉承了你，你家就是自家老婆？也要送過去！」激得沈子金把銀瓶一把抱起，輕輕送入胡喜懷中。胡喜要他口口相還，銀瓶羞慚滿面，只不好哭起來。彼此大家混鬧不題。

那日玉嬌和沈子金說：「我和你這等相厚，離不開了。夜裡哄胡員外，說是你要嫁銀瓶，他說情願出一千兩銀子添財禮，他也依了。如今咱兩個算計：你只去了一個銀瓶，有我頂著他的窩兒，咱還白得了一千銀子。有了咱兩人，那裡去不得？你要肯了，我好去哄胡員外。」這子金原是蕩子，有甚正經？看著銀瓶舊了，又要新鮮新鮮，就滿口許了，道：「早說定，一面兌銀子，一面過船。自有個法兒教他。」

不覺到了次日，胡喜請過子金來，道：「鬪客換錶子也是常事，老弟，你叫我添多少，明說了罷。」子金要一千兩。馬玉嬌把臉揚著道：「要換就不消爭多爭少，俺們那個是牛是驢，少了那一件？忒看得人輕了！」說著哭去了。講了一會，胡員外添上一千之數：「彼此不許帶箱籠，明日只說移船，午後各人開船。」銀瓶那裡知道。

飲到月下三更，胡員外取出二十錠元寶，放在一個箱裡，抬過子金船上來，只說盛的傢伙，要帶往南京去。到了明日，有一隻大浪船，另是一個艍公，來把船上箱籠物件俱撤下船去。可憐銀瓶全不疑心，只道是換船，那知是換人。

將船搬畢，先使櫻桃過來看行李，子金到船上和銀瓶說：「你過去謝謝他胡大娘，我們頑了這幾日，親姊熱妹不過如此。他胡大爺又不在船，與他們說兩句話，就走來接你。」那知道馬玉嬌先已上了浪船，妝是先看銀瓶，他卻使銀瓶先看玉嬌，兩不照面。哄得上了浪船，丫頭接進後艍。不見了玉嬌，丫頭道：「俺奶奶才去望大娘了，想就來的。」哄得銀瓶坐等，全不見到，子金又不來接。早已割開皮肉消前債，又抱琵琶別過船。正是：

花香曾借錦纏頭，轉眼花飛落已休。
白璧擲來因賤售，黃金散盡為輕投。
酒闌月落羞瑤瑟，水盡魚空冷釣舟。
自是情緣容易斷，堪憐棄婦泣篋篋。

卻說銀瓶在胡員外鹽船上邊等候許久，不見子金來接，好生疑惑。待不多時，只見胡員外進來，朝著銀瓶作揖道：「我的冤家，你怎麼也到我手裡了！」才把沈子金受了一千銀子，換了馬玉嬌兒，說了一遍。這銀瓶才如冷水澆臂，毒火燒心，放聲大哭，連罵負心賊不絕。這裡胡員外忙排花燭，擺上家宴。那銀瓶哭個不休，要跳江尋死，把胡員外慌了。那時金兵信急，兩岸俱有巡兵，他怕銀瓶喊叫，弄出事來，不敢留在鹽船上，忙使一頂小轎，哭哭啼啼送在城內鹽店去了。

原來胡喜老婆極是妒的，他家妓妾常是打死，胡喜做不下主來。一向知道胡喜包占馬玉嬌，久在船裡，今見轎子進來，只道是馬玉嬌，忙忙走出，拿一根鐵火杖，一把彩著頭髮好打。那銀瓶正不知是那裡的帳，一面啼哭，碰頭撞額，渾身是血。打畢了，才知不是先包的，那老婆才住了手。可憐銀瓶受屈不過，到了半夜，解了白綾腳帶，自縊而亡。這才完了銀紐絲有情直到了無情，財債直到了財盡。

不知這沈子金得了財又得了色，這一夜過了瓜州，船上開宴合歡，兩情已熟，何等快樂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，有分教：
鴛鴦陣中，倒鳳顛鸞千種美；
虎狼隊裡，人離財散一場空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